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未  
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  
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饑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腹隨所  
宜雜殖五穀無廢壞女婦蚕紵無懈人茶壺蜜紙竹箭  
材草之貨無有鐵錘治成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  
田千畝粟實歲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  
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禘米父  
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甚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

知也長少秩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疾則相告  
訐結黨詐張事關即以動視聽甚者書刻金木為章印  
摹文書以貽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苦朴徒死  
交迹不以爲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  
如是漸滲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有常病其未易治  
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  
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後之門闔觀深殿寢言  
言棲客之廡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面所用鏡鼓魚螺  
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  
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士俗至有  
餘輒斥散之不爲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言能勝

其畜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事  
其歸一當於義則桀然邑人者冬道常乎未敢必也慶  
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口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  
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遺耳昇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  
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一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後子  
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中其可言者寵加之使刻示  
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  
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庭為  
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官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

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礼者所不能損  
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  
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  
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官  
可田其養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嘗視而  
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循行施施遠之  
者不已欤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  
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官殺而後也直慶曆六年觀主  
道士凌齊舉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碑曰是不足以稱  
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舉里人也不  
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紀人之情也以礼春秋之義告

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舉之取予  
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禿禿記

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  
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患齊給告縣齊貴  
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暮得告  
歸周氏復患求絕齊急曰為若杜氏祝髮以誓周氏  
可以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繼之代受撫州司法歸  
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  
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據  
其署使避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趁歸梓潼至

廡下出爲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  
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  
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  
不拒轉運使始遣使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  
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楹其咽  
下不死陳氏從旁引兒之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  
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  
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從濠州八月也慶曆三  
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  
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  
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非之

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八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地  
爲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  
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  
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爲買石刻其事  
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  
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  
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  
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九公與州賓客者遊焉  
則又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

夫群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可觀耳新乎其可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意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若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必以知公之難遇也則九同遊者

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華也又得以文詞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繁昌縣興造記

欽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墻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官至無舍館今治所雖有屋而痺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棧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吏積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死市區愈以繁實為繁

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政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飲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取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冠漏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為一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一千三百九十季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石不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

蝦竹箒柿栗之貨足以自給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公之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實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君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又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於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司法也而其礎曰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之產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

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无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以必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  
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偁子臨  
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真  
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  
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禱佯肆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  
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  
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  
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  
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  
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  
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  
尚之如此况人仁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  
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 萊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萊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



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  
來乞予文以為記物萊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  
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  
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  
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齊苞之  
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  
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  
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  
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  
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  
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  
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擴撫  
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  
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  
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  
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  
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  
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  
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  
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  
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  
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  
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  
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  
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  
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  
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  
使其識之明氣之克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  
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  
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  
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  
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  
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  
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起居飲食  
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  
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於  
內其謹於初者必始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  
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  
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求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  
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  
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  
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

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  
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  
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  
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  
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  
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  
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  
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  
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元  
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  
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

而羨匠不發而多甘大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  
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  
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  
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  
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  
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  
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  
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  
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  
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  
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

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  
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  
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  
務則在其進之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  
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  
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  
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其時予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  
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  
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足時家事亦滋

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楚晉而汴淮泗出于京師  
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  
于東海上南方則戴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  
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  
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龜虺之聚與夫雨暘寒  
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畢遊遠寓而冒犯以  
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  
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膏  
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歎也太夫人  
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獻  
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

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猶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  
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  
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  
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  
子至和之初予之優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  
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諱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頷  
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  
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糲飯芑莧之美隱約而安  
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  
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墨生所好慕為之有不  
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

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

豈能易而志彼哉遂登

南軒記

得隣之蒨地燔之封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  
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  
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與吾性所宜宜驅之就煩  
非其器斯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  
之養無以備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  
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歎然於  
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後於物者有以為之  
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

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又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  
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  
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饒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  
至兵權曆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  
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  
傑之材殫歲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  
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  
危存亡之致罕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  
非邪吾竊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辨蔽賢人智者所稱  
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  
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  
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  
受而與言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  
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平  
學緒傳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  
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  
曹曾筆記

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  
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  
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  
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  
雖迂而易知而所任者  
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人明年寺之僧瑞新未治寺事  
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  
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

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敵海並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橫負崖之屋椽摩棟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京馳而莫不頌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久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艾也則聞夫山之穹堂與殿環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復其材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下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

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為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歛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歛食

與寢自如也資其官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  
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又  
百萬也百萬不已又千萬也亦以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  
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  
紹元也故云耳

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  
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  
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  
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  
復暑闢而即之既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  
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濫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  
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  
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



察而使人善或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  
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曰之見必  
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或而易  
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處之必人之所  
欲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  
之德正已而治又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  
歛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  
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以者也今君之  
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  
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  
以休其暇日乃始為不足而思之干其雖今之吏不

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象其  
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曹曾鞏記

堯率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  
環帶裘不撫執未機益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  
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  
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堯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  
徒者少錢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宅穹墉奧室  
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知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  
人然而方殆不輕得是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

十飛竒鈎貨以病民民性在類伸而為途中奢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網百貨之利細若蓬芒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歲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為宮者百八十餘所梵率院在治之西十里其徒木相率悉力以復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廩庖福之房布列兩序廡圍困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亦覓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意予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撥其尤切自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論其終何如焉

###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邁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敢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辭乃託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

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  
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  
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間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  
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十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  
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  
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疆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  
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  
衆雖小然而旗旄鐃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  
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  
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  
幸殺越剽攻駭驚間巷而一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  
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  
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  
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宴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  
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  
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  
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擗笏使士民  
化間究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  
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  
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藪蕪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且浚流微風送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古向棹勁舫以禽水戲下上而浮沉

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嶺千刃壁巖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蕪落樹陰曠曠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雪烟開歛日光山沒四野朝暮兩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士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采之旁皇楚倚則得於耳目興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遊不至多戶田故水旱螟蠶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袍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

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文樂其安且治而入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穎魯公祠堂記

贈司空魯郡顏公諱真鄉事唐為太子大師與其從父兄杲鄉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大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鄉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鄉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

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斬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為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立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及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

至於楚日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公浮圖  
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至於此者蓋天性  
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相公之六何則及至於  
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也焉况公之自信也欤  
維歷忤大奸顛敗擗頸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  
福為秋毫顧慮非薦於道者不心而如此此足以觀公之  
六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  
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  
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  
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

欽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府其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  
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  
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  
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  
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  
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  
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  
為最甚何哉九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

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九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弗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胥已及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無所憂而不安然其於山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汝汝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九若干年為令者九三十有九之而必言者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也其來繼惠下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以九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目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且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會余有亡妹蕩女之悲不果為明

年春又來請屠子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配曰天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而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也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備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夫一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而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

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子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用而辨常過於所或智是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天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廣道路馬羣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六兵師疾疢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愚之作世常有者有報示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莫難而尊而信之如此



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鑒於物者存乎自然世  
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為之方是之自然也聖  
人盡用其聰明我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真智是以周  
於事而其辨是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是以盡之也故  
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  
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克先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  
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專筮救日小  
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己者而聽於人不  
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  
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  
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  
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十有餘年  
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真如佑中比數歲連熟  
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  
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  
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後也  
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  
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叔叔以言采曰  
為我書之材并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  
於古者告之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爲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  
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而有田屬于  
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  
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  
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  
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  
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  
有杭楸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縉于深  
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  
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  
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慶其息

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山又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  
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  
朝而祭於寵祿以爲觀遊不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  
於歸哉又曰世之若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  
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  
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請先王之養老者備  
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  
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所祿之以可謂兩得之也後世  
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位者或擯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也豈可謂兩得之也今柳侯年六  
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之宰其材力足以惠澤元元之時雖

欲遺童綬之榮使湖山之樂余知未解遂真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言亦何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有得而世而名不稱焉者斷心而已矣非有待於風聲氣烈暴於世之也內有以得諸已外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慶曆之間起居舍人古勢者所容論是州居於

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

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為亭以芟為嬉歲餘乃去既去目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後事謝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增庫茲於新材以易之陶瓦以琛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喜對真恩而又獲遊觀之美

言見於書者固已蔚然  
者豈獨對隨人之思於  
夫荒遐僻絕之境至  
覽其跡者莫不低徊  
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  
豈有已乎故子為之書時  
入而李公於之又侈而大之  
時而與之共其樂我亦將使  
人元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  
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  
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  
寧元年正月日也

獨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  
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  
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  
美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  
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

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  
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  
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詔  
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措  
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有  
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  
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矣以  
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  
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  
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  
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  
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

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  
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  
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  
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  
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  
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  
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  
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  
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  
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  
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

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  
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願所以  
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  
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  
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  
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  
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  
休息之廬至於庖廩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  
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  
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  
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

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  
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  
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  
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駭欲出走諫議大夫李  
公肅之為高陽閔跖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  
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  
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  
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  
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

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  
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己任知民之不可  
重困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跖之美卒費取於備河之  
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其定既集迺築新城方十五  
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  
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  
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聰斷有所燕  
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實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  
其餘力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汗淖即于夷塗自七  
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  
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箐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後鉅用  
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  
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壤  
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子產救災補  
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  
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  
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  
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  
與軍政在公幕府迺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  
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  
屬以落之既而以書告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  
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  
西疆故障之墟境大穰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  
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踞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  
之大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  
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  
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痺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  
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  
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  
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

中宋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  
揆時尤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  
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  
卒功崇墉岨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  
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  
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  
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  
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  
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宴使是邦之人百世  
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